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于希賢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八

文章辨體彙選

總集類

提要

臣等謹案文章辨體彙選七百八十卷明賀復徵編復徵字仲來丹陽人是書首無序目書中有復徵自著道光和尚述云先憲副昔宦夔門時為天啓甲子六月越歲乙丑予入蜀悉其事先憲副為郎南都嗣後入粵歸吳

又云先宮保中泠公請師演說金剛經又吳吟題詞云辛未秋家大人粵西命下予以病待行考丹陽賀氏一家登科名者邦泰嘉靖己未進士邦泰孫世壽萬曆庚戌進士官總督倉場戶部尚書世壽子王盛崇禎戊辰進士按之復徵所序祖父官階年月俱不相合又每冊首有晉江黃氏父子藏書印記而千頃堂書目乃不載是編均莫詳其故也復徵

以吳訥文章辨體所收未廣因別為蒐討上
自三代下逮明末經史諸子百家山經地志
靡不收採分別各體為一百三十二類七百
八十卷每體之首多引劉勰文心雕龍及吳
訥徐師曾之言間參以己說以為凡例其甄
錄之繁富為從來總集所罕見但其中有一
體而兩出者如祝文後既附致語後復有致
語一卷是也有一體而強分為二者如既有

上書復有上言僅收賈山至言一篇既有墓
表復有阡表僅收歐陽修瀧岡阡表一篇記
與紀事之外復有紀雜文之外復有雜著是
也有一文而重見兩體者如王褒僮約一見
約再見雜文沈約修竹彈甘蔗文一見彈事
再見雜文孔璋請代李邕表一見表再見上
書孫樵書何易于事一見表再見紀事是也
又於金元之文所收過略而後人擬仿偽撰

之作如黃帝金人銘張桓侯新都縣真多山
銘之類乃槩為收入未免失於別裁意其卷
帙既繁稿本初脫未經刊定不能盡削繁蕪
然其別類分門搜羅廣博殆積畢生心力抄
撮而成故墜典秘文亦往往有出入耳目之
外者且其書祇存抄本傳播甚稀錄而存之
固未始非搦觚家由博返約之一助爾乾隆四
十六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

明 賀復徵 編

詔一

劉勰曰秦并天下改命曰制令曰詔漢初定儀則命
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勅詔
者昭也告也故授官選賢則義炳重離之輝優文封
策則氣含風雨之潤勅戒恒誥則筆吐星漢之華治

戎變伐則聲有洊雷之威膏災肆赦則文有春露之
滋明罰勅法則辭有秋霜之烈此詔策之大畧也

吳訥曰按三代王言見於書者有三曰誥曰誓曰命
至秦改之曰詔歷代因之然唯兩漢詔辭深厚爾雅
尚為近古至偶儷之作興而去古遠矣東萊呂氏云
歷代詔書或用散文或用四六散文以深醇敦穆為
本四六須下語渾全不可尚新奇華巧至失大體此
編以漢詔居前附以唐宋諸詔例為三體西山有云

王言之體當以書之誥誓命為祖而叅以兩漢詔策
信哉

漢高帝禮諸神詔

吾甚重祠而致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
以其時禮祠之如故

高帝罷兵首詔

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民前或相
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

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民以饑餓自賣為人
奴婢者皆免為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
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其
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
勿事

高帝告衛尉酈商詔

齊王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

高帝上太公尊號詔

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高帝封劉賈詔

齊古之建國也今為郡縣其復以為諸侯將軍劉賈數

有大功及擇寬惠修潔者王齊荆地

高帝讞獄詔

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

高帝擇立代王詔

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爲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爲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王相國通侯吏二千石擇可立爲代王者

高帝定口賦詔

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爲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賦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高帝求賢詔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
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
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
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
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
遊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
下相國相國鄼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

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
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

高帝立南粵王詔

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使
與百粵雜處會天下誅秦南海尉它居南方長治之甚
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不耗減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
賴它力今立它為南粵王

高帝擇立吳王詔

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今死亡後朕欲復立吳王其議可者

高帝置守冢詔

秦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與它事

高帝擇立燕王詔

燕王綰與吾有故愛之如子聞與陳豨有謀吾以為亡

有故使人迎綰綰稱疾不來謀反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賜其吏六百石以上爵各一級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加爵亦一級詔諸侯王議可立為燕王者

高帝告天下詔

吾立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於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親或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斂女子公主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吏

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無負矣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文帝封誅諸呂功臣詔

前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擅遣將軍灌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丞相平與太尉勃等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揭奪呂祿印其蓋封太尉勃邑萬戶

賜金五千斤丞相平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
虛侯章襄平侯通邑各二千戶封典容揭為陽信侯賜
金千斤

文帝辭建太子詔

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慝志今
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嬗天下焉而曰豫
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

文帝修代來功詔

方大臣之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勸朕朕以得保奉宗廟已尊昌為衛將軍其封昌為壯武侯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

文帝令列侯之國詔

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歡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教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

文帝議犯法相坐詔

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為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熟計之

文帝議振貸詔

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

孤獨窮困之人或陷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

文帝日食求言詔

朕聞之天生斯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於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於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朕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

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旬以啟告朕
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
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
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
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

文帝開藉田詔

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民謫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未備者皆赦之

文帝封三王詔

前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太子遂為趙王遂弟辟疆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

文帝除誹謗法詔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吏

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文帝遣丞相之國詔

前日詔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

文帝勸農詔

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於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

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文帝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詔

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

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文帝除祕祝詔

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繇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於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

文帝除肉刑詔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

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母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為令。

文帝除租稅詔

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僅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
為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
稅

文帝增祀無祈詔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於今歷日彌
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
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
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

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嚮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文帝議佐百姓詔

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其民

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非加益以口量地
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
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
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
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
所隱

文帝與匈奴和親詔

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

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城兵吏又不能諭其內志以重吾不德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惻怛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以諭朕志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已定始於

今年

文帝不受獻詔

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

文帝遺詔

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有不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

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離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於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海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於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於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悲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

皆無踐經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人男女哭
臨宮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
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
十四日織七日釋服他不在令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如其故毋有所改

景帝立孝文廟樂舞詔

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
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

舞孝惠廟耐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
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寡以遂
羣生減嗜慾不受獻罪人不帑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
除官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此皆上
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厚德侔天地利澤施四海
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
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后祖宗之功德施乎萬世永
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

景帝徙民寬大地詔

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
磽陁無所農桑數畜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
徙其議民欲徙寬大者聽之

景帝定笞罪詔

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笞五百
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

景帝擊吳楚詔

蓋聞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非者天降之以殃高皇帝
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
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
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濞倍德反義誘受
天下亡命辜人亂天下幣稱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
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
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
約從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

迫劫萬民天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冢甚為暴虐今
印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
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
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敢有
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

景帝讞獄詔

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
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為市朋黨比周以苛為察以

刻為明令無罪者失職朕甚憐之有罪者不伏罪奸法為暴甚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

景帝詳讞詔

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彊無攘弱衆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

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景帝重廉士詔

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亡厭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筭十以上廼得官廉士筭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筭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景帝禁采黃金珠玉詔

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
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眾農民寡也其
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
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

明 賀復徵 編

詔二

漢武帝復高年子孫詔

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

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為復子若孫
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武帝修山川祠詔

河海潤千里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祠為歲事曲加禮

武帝賢良詔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
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慎北發
渠搜氏羌來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

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烏虜何施而臻此乎今朕
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
歟偉歟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
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覩聞也賢
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於篇
朕親覽焉

武帝問攻匈奴詔

朕飾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

嫚侵盜亡已邊境被害朕甚闕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

武帝赦雁門代郡軍士詔

夷狄無義所從來久間者匈奴數寇邊境故遣將撫師古者治兵振旅因遭虜之方入將吏新會上下未輯代郡將軍敖雁門將軍廣所任不肖校尉又背義妄行棄軍而北少吏犯禁用兵之法不勤不教將率之過也教令宣明不能盡力士卒之罪也將軍已下廷尉使理正之而又加法於士卒二者並行非仁聖之心朕閔衆庶

陷害欲刷耻改行復奉正義厥路無繇其赦雁門代郡
軍士不循法者

武帝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一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
仁祖義褒德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
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
豪俊講文學精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
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二人並行

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烝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

武帝與民更始詔

朕聞天地不變不成施化陰陽不變物不暢茂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朕嘉唐虞而

樂殷周據舊以鑿新其赦天下與民更始諸逋貸及辭
訟在孝景後三年以前皆聽勿治

武帝赦天下詔

夫刑罰所以防奸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以百姓之未
洽於教化朕嘉與士大夫日新厥業祗而不解其赦天
下

武帝令禮官勸學詔

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

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
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
之化以厲賢材焉

武帝遣謁者巡行詔

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蓋君者
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憊怛日者淮南衡山修文
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而造篡弑此朕之不德
詩云憂心忡忡念國之為虐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

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鰥獨或匱於衣食甚憐
閔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曰皇帝使謁者賜
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
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
人三石有寃失職使者以聞縣鄉即賜毋贅聚

武帝封驃騎將軍詔

驃騎將軍率戎士隄烏盤討遼濮涉狐奴歷五王國輜
重人衆攝讐者弗取幾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

千有餘里合短兵鏖皋蘭下殺折蘭王斬盧侯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師率減什七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戶

武帝嘉霍去病功詔

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眾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獍驛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

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興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幸既
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
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

武帝益封驃騎詔

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輦允之士約輕賫絕大
幕涉獲單于章渠以誅此車者轉擊左大將雙獲旗鼓
歷度難侯濟弓閭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
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登臨翰海執

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二取食於敵
連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

武帝議后土祀詔

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

武帝遣博士巡行詔

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奸農傷而未衆又禁兼并之塗故
改幣以約之稽諸往古制宜於今廢期有月而山澤之
民未諭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以導

之未明歟將百姓所安殊路而矯虔吏因乘勢以侵蒸
庶耶何紛然其擾也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巡行天下
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諭三老孝弟以
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朕嘉賢者樂知其
人廣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詳問隱處亡位及
寃失職奸猾為害野荒治苛者舉奏郡國有所以為便
者上丞相御史以聞

武帝遣博士巡行詔

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今京師雖未為豐年山林池澤之
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饑寒
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
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振救饑
民免其厄者具舉以聞

武帝封周子南君詔

祭地冀州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於周室邈而無祀詢
問耆老乃得孽子嘉其封嘉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

武帝郊祀詔

朕以眇身託於王侯之上德未能綏民民或饑寒故巡
祭后土以祈豐年冀州睢壤廼顯文鼎獲薦於廟渥洼
水出馬朕其御焉戰戰兢兢懼不克任思昭天地內惟
自新詩云四牡翼翼以征不服親省邊垂用事所極望
見泰一修天文禮辛卯夜若景光十有二明易曰先甲
三日後甲三日朕甚念年歲未咸登飭躬齋戒丁酉拜
況於郊

武帝賜卜式詔

朕聞報德以德報怨以直今天下不幸有事郡縣諸侯
未有奮繇直道者也齊相雅行躬耕隨牧畜蕃輒分昆
弟更造不為利惑日者北邊有興上書助官往年西河
歲惡率齊人入粟今又首奮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矣
其賜式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
知之

武帝遷東粵詔

東粵險阻反覆為後世患遷其民於江淮間遂虛其地

武帝改元詔

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於禮樂故用
事八神遭天地況施著見景象肩然如有聞震於怪物
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然後升禮肅然自新
嘉與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為元封元年

武帝封禪大詔

昔禹疏九河決四瀆間者河溢阜陸隄繇不息朕臨天

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於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

武帝赦天下免所幸縣租詔

朕巡荆揚輯江淮物會大海氣以合泰山上天見象增修封禪其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賜鰥寡孤獨者帛貧窮者粟

武帝求賢良詔

詔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斲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縣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武帝定禮儀詔

盖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為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閱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

武帝謹察出入詔

今豪傑多遠交依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

武帝伐胡詔

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

昭帝勿出田租詔

往年災害多今年蠹麥傷所賑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昭帝止出馬詔

比歲不登民匱於食流庸未盡還往時令民共出馬其
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

昭帝舉賢良文學詔

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栗栗夙興夜寐修古帝王之
事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其令三輔太常
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

昭帝賜韓福詔

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行道舍傳舍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長吏以時存問常以歲八月賜羊一頭酒二斛不幸死者賜複衾一祠以中牢

昭帝以菽粟當賦詔

夫穀賤傷農今三輔太常穀減賤其令以菽粟當今年賦

昭帝減口賦錢詔

天下以農桑為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減外繇畊桑者

益衆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

明 賀復徵 編

詔三

漢宣帝議孝武廟樂詔

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
名將討不服匈奴遠遯平氏羌昆明南越百蠻鄉風款
塞來享建太學修郊祀定正朔協音律封泰山塞宣房

符瑞應寶鼎出白麟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
稱其議奏

宣帝有喪者勿繇事詔

道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哀經凶災而吏繇事
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
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宣帝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

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宣帝釋繫囚詔

令甲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饑寒瘦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瘦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宣帝博舉吏民詔

朕不明六藝鬱於大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

宣帝以黃霸為潁川太守詔

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為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綉屏泥於軾前以彰有德

宣帝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
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
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
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
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
飾厨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
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灾朕甚愍之其

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宣帝褒黃霸詔

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
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
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於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
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關內侯黃金百斤秩
中二千石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
及帛

宣帝報張安世詔

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
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何感而上書歸
衛將軍富平侯印薄朕忘故非所望也願將軍強餐食
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

宣帝祀江海詔

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亡祀其令祠官以禮為
歲事以四時祠江海雒水祈為天下豐年焉

宣帝褒朱邑詔

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脩之餽
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其賜邑子黃金百
斤以奉其祭祀

宣帝益小吏祿詔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無
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

宣帝議律令詔

宣帝當
作元帝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

宣帝郡國等勿行苛政詔

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

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行苛政

宣帝日食詔

皇天見異以戒朕躬是朕之不逮吏之不稱也以前使使者問民所疾苦復遣丞相御史掾一十四人循行天下舉冤獄察擅為苛禁深刻不改者

宣帝吏六百石不得舉廉吏詔

舉廉吏誠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舉先請秩祿上通足以效其賢材自今以來毋得舉

宣帝察計簿詔

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措曲直各得其所是以上
下和洽海內康平其德弗可及已朕既不明數申詔公
卿大夫務是寬大順民所疾苦將欲配三王之隆明先
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奸邪為寬大縱釋有辜為不
苛或以酷為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謬哉方
今天下少事徭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
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公

不以為意朕將何任諸請詔省卒徒自給者皆止御史
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毋相亂

元帝賜蕭望之爵邑詔

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
經術厥功茂焉其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給事中朝
朔望坐次將軍

元帝水災詔

間者陰陽不調黎民飢寒無以保治惟德淺薄不足以

充入舊貫之居其令諸宮館布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
殺食馬水衡省肉食獸

元帝罷擊珠崖詔

珠崖虜殺吏民背畔為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
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
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於時變則憂萬民
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
凶年不備况乎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

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崖郡
民有慕義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

元帝罷甘泉建章宮衛等詔

蓋聞安民之道本繇陰陽間者陰陽錯繆風雨不時朕
之不德庶幾羣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媮合苟
從未肯極言朕甚閔焉永惟蒸庶之飢寒遠離父母妻
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
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

有所諱有司勉之母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
陰陽災異者各三人

元帝報貢禹詔

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
孳於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叅國政今未得久聞生
之竒論也而云欲退豈意有所恨與將在位者與生殊
乎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既已諭矣
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

忘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強飯慎疾以自輔

元帝條責丞相御史詔

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丞相御史案事之吏
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繆至是欲
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旱其憂不細公
卿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否各以誠對毋有所

諱

元帝日食求言詔

蓋聞明王在上忠賢布職則羣生和樂方外蒙澤今朕
掩於大道夙夜憂勞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聽不惑是
以政令多還民心未得邪說空進事亡成功此天下所
著聞也公卿大夫好惡不同或緣姦作邪侵削細民元
元安所歸命哉乃六月晦日有食之詩不云乎今此下
民亦孔之哀自今以來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修
永以輔朕之不逮直言盡意無有所諱

元帝議封甘延壽等詔

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
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勤師衆勞將率故
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賄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
國擅興師矯詔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
單于斬獲其首及閼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
法內不煩一夫之後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贍軍
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為國除殘兵革
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

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

元帝禁妨農詔

方春農桑興百姓戮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民無使後時今不良之吏覆案小罪徵召證案與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勅之

元帝以張譚為御史大夫詔

剛強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

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為御史大夫

成帝擇博士詔

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原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為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成帝罷昌陵詔

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䟽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

成帝勸農詔

夫洪範八政以食為首斯誠家給刑錯之本也先帝勸

農薄其租稅寵其強力令與孝弟同科間者民彌惰怠鄉本者少趨末者衆將何以矯之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書不云乎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其勛之哉

成帝封丙吉後詔

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聖賢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闕內侯昌為

博陽侯奉吉後

成帝禁奢侈詔

聖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章有德雖有其財而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上義而下利方今世俗奢僭固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廼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塋埋過制吏民慕效寔以成俗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人

足豈不難哉詩不云乎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其申飭有司以漸禁之青綠民所常服且勿止列侯近臣各自省改司隸校尉察不變者

成帝立太子詔

朕承太祖鴻業奉宗廟二十五年德不能綏理宇內百姓怨恨者衆不蒙天祐至今未有繼嗣天下無所係心觀於往古近事之戒禍亂之萌皆由斯焉定陶王欣於朕為子慈仁孝順可以承天序繼祭祀其立欣為皇太

子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為宜鄉侯益中山國三萬戶以慰其意賜諸侯王列侯金天下當為父後者爵三老孝弟力田帛各有差

哀帝封定陶后丁姬詔

春秋母以子貴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

哀帝禁奢踰限詔

制節謹度以防奢淫為政所先百王不易之道也諸侯

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無限
與民爭利百姓失職重困不足其議限列

孝元王皇后貶趙后詔

前皇太后與昭儀具侍帷幄姊弟專寵錮寢執賊亂之
謀殘滅繼嗣以危宗廟諱天犯祖無為天下母之義貶
皇太后為孝成皇后

又貶趙后詔

皇后自知罪惡深大朝請希濶失婦道無共養之禮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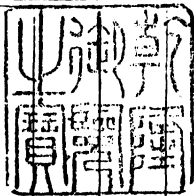
有狼虎之毒宗室所怨海內之讎也而尚在小君之位
誠非皇天之心夫小不忍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者義
之所割也今廢皇后為庶人

平帝睦族詔

蓋聞帝王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堯睦九族
舜惇叙之朕以皇帝幼年且統國政惟宗室子皆太祖
高皇帝子孫及兄弟吳頃楚元之後漢元至今十有餘
萬人雖有王侯之屬莫能相糾或陷入刑臯教訓不至

之咎也傳不云乎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其為宗室自太上皇以來族親各以世氏郡國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二千石選有德義者以為宗師考察不從教令有寃失職者宗師得因郵亭書言宗伯請以聞常以歲正月賜宗師帛各十匹義和劉歆等四人使治明堂辟廡令漢與文王靈臺周公作洛同符太僕王暉等八人使行風俗宣明德化萬國齊同皆封為列侯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下厯筭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

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為駕一封軺傳遺詣
京師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九

四至

詳校官中書_臣金應琦

主事銜_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_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_臣厲守謙

謄錄監生_臣于希賢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

明 賀復徵 編

詔四

漢光武封卓茂詔

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貞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
大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伐紂封比干之墓
表商容之間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光武帝令太官勿受異味詔

往年已勅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
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太官勿
復受明勅下至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

光武帝報臧宮馬武詔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
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
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

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
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
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
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
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強而
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
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

光武帝作壽陵詔

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明帝行養老禮詔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軟輪供綏執綬侯王設醬公卿饌珍

朕親袒割執爵而酌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升歌鹿鳴下
管新宮八佾具修萬舞於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
負乘詩刺彼已永念慚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
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疇其賜
榮爵闕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
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
耆耄恤孤幼惠鰥寡稱朕意焉

明帝有司順時勸農詔

朕奉郊祀登靈臺見史官正儀度夫春者歲之始也始
得其正則三時有成比者水旱不節邊人食寡政失於
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順時氣勸督農桑去其螟蟻以
及蝨賊詳刑慎罰明察單辭夙夜匪懈以稱朕意

明帝申明科禁詔

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塋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
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靡生者無擔石之
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糜

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饑寒絕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明帝手詔東平王國傳

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明帝壬寅日食以封事班示百官詔

羣僚所言皆朕之過人寃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修宮宇出入亡節喜怒過差昔應門失守闕睢刺世飛蓬隨風微子所歎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章帝定報囚律詔

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鞠

獄斷刑之政朕咨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為王者生殺宜
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章帝尊師傅詔

朕以眇身託於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業
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尊師傅之官詩不云乎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行太尉事節鄉侯憲三世在位為
國元老司空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憲為太傅融
為太尉並錄尚書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

也子違汝弼汝無面從股肱之正義也羣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勅四方稱朕意焉

章帝順時理獄詔

比年牛多疾疫墾田減少穀價頗貴人以流亡方春東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勸農桑弘致勞來羣公庶尹各推精誠專急人事罪非殊死須立秋案驗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寃獄五教在寬帝典所美愷悌君子大雅所歎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章帝地震詔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
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
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
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
小以得人為本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
明真偽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
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訶訕不繫閥閱敷

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
朕甚嘉之其令大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
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章帝河內詔

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亡他輜重
不得輒修橋道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
後以為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所過欲
令貧弱有利毋違詔書

章帝以肥田賦貧民詔

朕惟巡狩之制以宣聲教考同遐邇解釋結冤也今四國無政不用其良駕言出游欲親知其劇易前祠園陵遂望祀華霍東柴岱宗為人祈福今將禮常山遂徂北土歷魏郡經平原升踐隄防詢訪耆老咸曰往者汴門未作深者成淵淺則泥塗追惟先帝勤人之德底績遠圖復禹弘業聖跡滂流至於海表不克堂構朕甚慙焉月令孟春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有墾闢

其悉以賦貧民給與糧種務盡地力勿令游手所過縣
邑聽半入今年田租以勸農夫之勞

章帝勅三公詔

方春生養萬物孳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臯
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
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
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厭之甚苦
之安靜之吏悃悃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

劉芳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殆近之矣
間勅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奸行賂於下貪吏枉法
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為察
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
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
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明德馬皇后辭封爵諸舅詔

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

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實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為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嘗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勅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襦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

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志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

明德馬皇后報帝請封舅爵詔

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謙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

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
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
貲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
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
夜不安坐卧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
急有匈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淨然後
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闢政矣

明德馬皇后又報帝封諸舅詔

聖人設教各有其方知人情性莫能齊也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而復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居不求安食不忍飽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萬年之日長恨矣

和憲鄧皇后簡勅外戚賓客詔

每覽前代外戚賓客假借威權輕薄諛詞至有濁亂奉公為人患苦咎在執法怠懈不輒行其罰故也今車騎

將軍隲等雖懷敬順之志而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賓客
姦猾多干禁憲其明加簡勅勿相容護

和憲鄧皇后賜從兄河南尹豹越騎校尉康等詔
吾所以引納羣子置之學官者實以方今承百王之敝
時俗淺薄巧偽滋生五經衰缺不有化導將遂陵遲故
欲褒崇聖道以匡失俗傳不云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難矣哉今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飯乘堅驅良而
面墻學術不識臧否斯固禍敗所從來也永平中四姓

小侯皆令入學所以矯俗厲薄反之忠孝先公既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孫故能束修不觸羅網誠令兒曹上述祖考休烈下念詔書本意則足矣其勉之哉

安帝霖雨傷稼詔

今年秋稼茂好垂可收穫而連雨未霽懼必淹傷夕惕惟憂思念厥咎夫霖雨者人怨之所致其武吏以威暴下文吏妄行苛刻鄉吏因公生姦為百姓所患苦者有

司顯明其法又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案比之時郡縣多不奉行雖有糜粥糠粃相半長吏怠事莫有躬親甚違詔書養老之意其務崇仁恕賑護寡獨稱朕意焉

安帝申制度科品詔

舊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務崇節約而小人無慮不圖久長嫁娶送終紛華靡麗至有走卒奴婢被綺縠著珠璣京師尚若斯何以示四遠設張法禁慳惻分明

而有司惰任訖不奉行秋節既立鷙鳥將用且復重申
以觀後效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